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

### 第四十三回 玉面虎獨鬥聖手仙 張耀宗氣走李七侯

話說李七侯絆倒不能起來，被鄧華按住，去叫那個看守彭公的人，拿一根繩子來把李七侯捆起，放在樓底台階之上。等他再回來一瞧，這看守之人已被殺死，那個送信的人也不見回來。他心中大吃一驚，說：「不好了！他們有人來了，這可不得了！」連忙要去開東房屋門殺大人，忽聽後面有腳步之聲。他一回頭，見有一位英雄，年有二旬以外，頭戴青緞子罩頭帽，身穿瓦灰單褲褂，足穿青布抓地虎快靴。那人手舉單刀，照定鄧華就是一刀。鄧華一閃身，戰了幾個照面，被那英雄一刀將鄧華的刀磕飛，隨即一腿踢於就地，立時栽倒，被他一刀殺死。

書中交代：前去送信的人，也是被這位殺死的。當那李七侯被獲，他就很著急。鄧華將七侯捆上，送到樓底台階上時，他這裡便把看守的人殺了，到空屋之內見了大人，把繩子割斷，將大人背起送至西花廳的後面。他把鄧華殺了後，聽見李七侯在台階上大罵，說：「你們這些狗狼之輩，把你七太爺殺了吧！」

我要和你一刀一槍動手，你未必贏得了我。我無故被石塊絆倒，你算什麼英雄？」正罵之時，暗中有人說：「那李七爺別喊啦，要不是我，你早作泉下的人了。這樣的能為，還喊什麼？依我之見，趁早回家抱孩子去吧！你一個人保著大人，這是遇著我，若不遇見我，豈不連大人全皆受害。我把你解開，你趁早走吧！」這幾句玩笑話，說得李七侯閉口無言。那人解開繩子，李七侯唉了一聲，自己也不管大人在哪裡？他說：「朋友，你前程萬里，保著大人回衙門去吧！」李七侯立時走了，進省城到了衙門，在自己住的屋內，把衣服並所用物件收拾一個包袱，竟不辭而別。

且說那少年人來至西花廳後面，把彭大人背了起來，跳出牆外，順著路奔到省城，天已大亮。這個人把彭公送進巡撫衙門。彭公說：「壯士別走，你是哪裡人氏？請問為何到他家去救我？」原來這少年人乃是浙江紹興府桂籍村張家集的人氏，姓張名耀宗，今年十九歲。他父親名景和，乃鏢行有名者，稱為神拳教習，就傳授了一個人，複姓歐陽名德，別號小方朔。

這位把張教習所有之藝，全皆學會。後來張教習過世，他撫養師弟妹長大成人，並傳授他二人的武藝。歐陽德因出外訪友去了，已有年餘，並無音信。張耀宗在家中行坐不安，把家中一應事情交與家人張福經理，又在後邊托奶娘、僕人等照應他妹妹，才出門在各處探訪，卻查無下落。他在江蘇一省找過，今又來在河南省城內住下。因聞聽人說：本地有一個惡霸，名叫惡太歲張耀聯，他就暗進五里屯向本村鄉民打聽，得知張耀聯無所不為，夜晚便到了他的宅院，查探他的動作，若真是惡霸，必要將他碎屍萬段。這日正遇見彭公前來私訪被難，他就殺了鄧華，救了彭公，並送至衙門。彭公問明之後，說：「很好！」

你不必走了，就跟我當差，這定然保存你做官。」張耀宗即請安謝過大人。家人來回話，說：「李七侯不知去向。」大人說：「他若來時，稟我知道。」隨即派開封府行文祥符縣，捉拿惡霸張耀聯，速傳到案。

不日府縣來稟：張耀聯攜眷逃走。彭公心中明白，知是府

縣放縱惡人逃走的。此時彭公亦未深究，在書房想起李七侯這個人，為何不辭而別？我正想提拔提拔他，報他當年在三河任內那一片熱心，也算是我的一個知心人。俗話說得好：「萬兩黃金容易得，知心朋友實難求。」思前想後，忽然又想起惡太歲橫行霸道，府縣貪錢，串通一氣。立刻把張耀宗補了一個京制外委，充當武巡捕，加六品銜。張耀宗謝過大人提拔之恩。

彭公又想起荒草山之賊，即行了一角文書，著副將徐光輝，與守備彭雲龍、常興，帶領五哨人馬剿滅荒草山，捉拿賊人，不准一名漏網。又叫張耀宗到書房面諭：「今晚你去到府縣衙門，暗探所辦何事，細細查明回話。」張耀宗換了衣服，背插單刀，飛身上房，躡房越脊，到了開封府的衙門，進到裡面，在各處留心探聽。只見北上房燈光掩映，有人說話。他行至房簷之上，隔著窗縫，偷眼往裡一瞧，但只見裡邊八仙桌東首，坐著那位知府武奎。西首坐著一人，年約三旬，面龐微青，青中透紫，雄眉惡眼，此人乃是紫金山寨主並擲多武峰，與武奎是本族。

這武奎先是一個秀才，在索奈那裡當門客，後來又認索奈為義父，保他得了一個知府，在此任內剝盡地皮。前者張耀聯逃去，歸了紫金山，便是他縱放走了。今日武峰來到此處，見面先敘了離別的話，又送上三百兩黃金，說：「這是我家大寨主與張耀聯寨主叫我送來，還有書信一封，請老爺過目。」武奎接過信來，展開一看，上寫：武大人閣下福安！弟張耀聯多蒙庇護，得逃出虎穴龍潭。回想往事，膽戰心寒。今幸得紫金山寨主暫借房舍，以救燃眉。知己之交，不敘套言。今有敵友馬道元，因弟之事，尚在縲紲之中。懇求吾兄千萬設法解救，容弟面見，必當厚報。今帶上黃金三百兩。望兄台至日查收。來人武峰，乃兄之族人。別不多囑。

敬請福安弟周應龍拜撰張耀聯拜具武奎看罷，說：「你且回去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叫人把武峰帶至外面，叫他明日回去，不必見我。並送他十兩銀子作為路費。

武峰去後，張耀宗又到縣衙探聽，卻無別的动作。回來天已明瞭，即稟見大人，將夜間之事回了一遍。彭公即派人把李榮和傳到，吩咐說：「你不必著急，本院現在行文各處，捉拿張耀聯急速到案。」那李榮和連連磕頭說：「只求大人替小人報仇。」

這日三更時分，張耀宗在房上巡查，見一條黑影兒，直撲上房而來。張耀宗暗中細瞧，見他到上房施展珍珠倒捲簾勢，夜叉探海，懸掛房簷之下。張耀宗不肯傷人，一刀背打在那人背脊之上，復又一腳踢下房去。張耀宗跟著下去，把他捆上，帶至前面他的房內，便問此人姓什麼？來此何干？那人有三旬光景，說：「我姓馬行九，別號人稱白狼。我也是綠林英雄，今日我來此借些路費，遇見尊駕，未知貴姓大名？」張耀宗自通名姓，說：「朋友，你若說了實話，我許把你放了。你要不說實話，一刀把你殺死。我回稟了大人，你就是刺客。」那人一想說：「張老爺，我也是上了人家當。我乃直隸河間府人，來至河南，投了紫金山金翅大鵬周應龍。他那裡有一位姓張的，名叫惡太歲張耀聯，他說托我一件事，給我五十兩銀子路費，叫我來此行刺。我一時粗魯，來此遇見尊駕，望求開一線之生路，放我回去，我再也不敢來了。」張耀宗說：「我也不殺你。」

便拿起刀來，把他的耳朵砍下來一隻，把繩子一鬆。又說：「你回去給他等送個信，如再來時，有一個算一個，全把他結果了性命。」那馬九抱頭逃走。張耀宗次日回稟了大人。

彭公到任三個月，訪求賢能之員，保薦人才；若貪昏之輩，

定然參革不貸。又興立學校，清除弊端。保升了常興為本汛把總，張耀宗也升了把總。這天，忽然想起一件大事，說：「我初上任時，在半路之上，有荒草山的賊人，結黨為匪，該延津縣竟毫無覺察！我已行文，將他撤任候參，並派副將徐光輝和彭雲龍帶兵剿捕，勿令一名漏網，為何至今未見回音？」候了半月，才見來稟：業已將荒草山的賊黨共擒獲四十七名，匪首閻保、金氏在逃無蹤。因又行文各府州縣，務須擒拿歸案，在事出力人員候旨施恩。這日正是九月初九日，彭公將公事辦完，請諸位幕友在書房談心飲酒。忽報聖旨下。彭公趕緊接旨。

欽差進了衙署，彭公即擺香案跪聽宣讀。原來是調彭公進京另候簡用。巡撫印務，著藩司暫行護理。請過旨，欽差起身後，彭公即將公事一切交代清楚，擇日起身。張耀宗亦要告假回家，彭公應允，隨帶親隨人等都陛見。

是日到京，打了公館，到內閣掛號，才知是被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光參了兩款，說他結交響馬，不洽輿情，縱容家丁，凌辱紳士，例應革職。康熙佛爺乃有道明君，因見了這道本章，即下諭著彭朋來京，另候簡用。皇上早知彭公是忠心保國，幹練有為之臣，是日內閣帶領召見，皇上升了養心殿，彭公隨大臣班次參拜已畢。康熙佛爺降旨說：「彭朋，你有負朕心，為何縱使家丁，凌辱紳士？」彭公連連叩頭，奏道：「奴才蒙恩特效豫省大員，自到任後，惟知訪用賢能之員，參革昏聩貪愚之輩，剪除勢棍，清查匪類。查有勾串首府縣之紳士張耀聯，搶奪民女，反叛朝廷，種種不法。奴才親身訪查，竟將奴才捆在馬棚，夜晚刺殺，兇惡已

極。奴才終日兢兢業業，不敢有負聖恩。」康熙爺聞奏，勃然大怒！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